

古今之间，情怀为渡

——读李少君《情怀集》

当代旧体诗创作者几乎都绕不开一个难题：在古典形式的严苛约束下，如何写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感受？格律可以习得，典故可以积累，唯独如何让千年意象系统不再遮蔽当下的真实经验，才是真正的命门所在。李少君的《情怀集》以四十余年的编年创作，不借宣言，只凭文本，给出了一个有分量的回答。

经验破壁：从“取景”到“在场”

旧体诗的当代困境，格律镣铐尚在其次，更深层的症结在于千年意象系统太过成熟，反而钝化了我们 对眼前生活的直接感知。《情怀集》的突破，恰在于拒绝这种惯性。诗人不是“取景”，而是“在场”：把自己完整投入现场，让身体的重力、气候的余温、呼吸的节奏都进入诗句。

这种“在场”的质感，首先来自诗人对空间与身体的同步确认。《在凤凰》中“吊楼侧畔沱江水，夜坐岸边捞月光”，一个“捞”字堪称诗眼。古典诗人写水中月，或“掬水月在手”，或“江清月近人”，姿态多是俯身观赏；而“捞”却将手臂伸入水中，让触觉参与诗意生成——月光本不可捞，正是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憨态，把一个现代人面对夜色时的真实冲动托了出来。“夜坐岸边”四字铺垫在前，让“捞”有了具体的身体坐标，不是凌空虚构，而是一个坐着的人真的伸出了手。《合肥所见》中“护城河北钓波

光，玉带桥头鸟雀忙”，以“钓”呼应“捞”，将波光化为可触之物；一个“忙”字，更将鸟雀从古典悠然序列中拽出，还原为此刻具体的生命状态。空间从水边转向山间时，《罗浮山下》“罗浮山下可修道，仙乐馨香养我神”看似沿袭旧题，但“仙乐馨香”并非缥缈仙境，而是感官在山风中的真实沉溺，“养我神”将修道降维为身体性的日常过程。古典意象由此从符号系统中脱嵌，重新交由身体去认领，旧体诗的意境也从“可观可游”沉入“可居可感”的日常深处。

古今互文：旧体诗的情感语法如何更新

如果说“在场”解决了写什么的难题，那么“怎么写”的挑战同样严峻。李少君的策略，是让新诗写作与旧体创作保持一种互文性的张力，两种诗体并非各不相干，而是构成一个彼此校正、相互滋养的共生结构。

《电商》是观察这种张力的绝佳样本：“北寨蜜桃南渡到，黎家鲜果送新疆。每逢摊贩忧时价，暗暗揪心小电商。”以绝句体写市井新象，表面看只是题材的拓展，细读之下则见其结构性的精妙。前两句以“北寨”与“黎家”对举，杏桃南渡、鲜果北送，勾勒出一条跨越地理疆域的现代物流网络，语态平实，近乎白描。诗意的重心在后两句悄然转移——“每逢摊贩忧时价”，一个“忧”字，将目光从流通的繁荣转向个体生存

的隐痛；末句“暗暗揪心小电商”，诗人以“暗暗揪心”四字，将自己从旁观者变为共情者。最值得玩味的是“小电商”一词：它既是当代商业生态中的新生力量，也是与摊贩一样在价格波动中沉浮的微小个体。诗人用一个“小”字，将技术时代的商业新词与古典悯农诗的人道关怀焊接在一起，使旧体诗的凝练句式承载起数字时代的生存挤压感。

这种双线交织的写作模式，构成了《情怀集》方法论上的核心质地。新诗写作赋予他现代审美视野与共情能力，使其旧体诗摆脱了旧式文人的孤高疏离；而旧体诗的凝练章法与含蓄意蕴，又锤炼了他的文字质感与审美节制，让新诗免于直白流泛。一古一今、一雅一俗互相补益，让他得以用双重视角构建立体多元的诗意世界。在此基础上，诗集的对话维度也在持续扩展，使旧体诗从文人私语走向时代共鸣，充分展现出古典文体适配当代语境的内在活力。

技术显影：AI 赋能与不可消解的人文边界

解决了写什么与怎么写之后，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浮出水面：在数字技术语境下，旧体诗的活化如何突破传播与阐释的瓶颈？《情怀集》引发广泛关注，正是因为诗人将AI技术引入古典诗歌的批评与传播，为旧体诗在数字时代的生存提供了新的范式参照。

李少君在代序中提出借力AI为诗

■蒋士美

歌升级之径，这一主张在旧体诗领域尤为锐利。旧体诗最容易被技术拆解，也最容易被误认为可以被技术复刻。但《情怀集》的实验核心不在AI生成，而在用AI进行反向阅读：通过模拟李白、苏轼、王维等古典诗人的审美视角来作点评，表面上是一场技术展演，实质上是对古典批评标准的一次反向拷问。当机器能够熟练调用古人的眼光来拆解一首当代旧体诗的意象结构、格律章法、文字逻辑时，诗歌中那些无法被算法捕捉的气息、犹豫、欲言又止，反而在技术之光的照射下更加凸显出来。AI的精准拆解反而让我们看清，一首诗最动人的部分恰恰是数据无法触及的。

然而，一个根本的追问始终悬置：AI对诗歌的解读，究竟是在拓展意义的边界，还是在消解诗歌最不可言传的部分？李少君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边界意识。技术可以赋能传播与阐释，却无法置换诗歌的人文内核与情感温度。唯有情怀，才是旧体诗在数字时代不可让渡的根基。

整部《情怀集》读下来，最动人的不是技巧，不是格律，甚至不是那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当代意象，而是一个人从少年到中年、从湘中到南海，四十年持续书写的生命轨迹。编年体的结构让时间成为一条显露的线索，你可以看到风格在渐变、视野在拓展、语调在沉淀，但那种一直在写的持续性本身，就是对旧体诗当代命运最有力的回答。

细节是一种审美经验

——时国金散文《折叠的村庄》读后

■金国泉

加夫列尔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曾经说过：“在小说中，只要有一个事实是真实的，便能赋予整个作品以合法性。”细节当然是真实的，真实得你不得不肯定它是真实的。还有过激的说法，没有细节，便没有小说，便没有成功的文学创作。

时国金的散文《折叠的村庄》给我最深的印象便是细节，严格说来，是文中的细节打动了 我，抓住了我的灵魂，让我无法释怀：

混乱中，一个小伙子抄起手电筒，朝站在大门口的抓赌者头上猛砸下去，然后拔腿就跑，几位把门的人立即就追。可毕竟在别人的村庄，人生地不熟，砸手电筒的小伙子溜了，这边被砸者已是鲜血直流。一问，果然是鲁乡长带人下乡抓赌，打击歪风邪气。村上的男人们全缩回了家，妇女们都站了出来，装着不认识这些干部，高声质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敢冒充乡干部抓赌！”夜半三更，鲁乡长怕再惹出事端，只好先带着受伤的同伴回去治疗。

我为什么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，因为在我的家乡也有过类似的事件发生，当然不是抓赌，而是其他事情。

这就是写别人想写而未写，一种共情，一切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是写别人想写而未写，也都是一种共情，否则，就是不可理喻。这也就是细节的魅力。

时国金是一个相当注重并能准确把握细节的作家，从他这篇散文的题目实际就可看出来：《折叠的村庄》。时国金应该也与大多数作家一样，喜欢看书，喜欢掀书的一角，然后把它折叠起来，等候下次得闲续读。与我不同，并让我惊叹羡慕的是，时国金将这一习惯用之于他的老家，他居然将那个“四面环水，平畴孤埤”的皖南圩乡折叠起来，闲暇时、宁静时打开它，进行牵肠挂肚的审视，我甚至能感觉出来，时国金想把它那个“浓荫幽深，燕雀啾啾”的古老村庄进行恢复性重构——是的，是恢复性重构，他明确指出这是“城市走向村庄的期盼”，以期“过去的多少苦难也幻化为纸面上的诗意栖居”。

应该说，时国金实现了他的这一“幻化”目标。

没有人不向往诗意的栖居。时国金的“诗意栖居”就是那常常被他折叠起来又时时被他打开细细观看的圩乡。当他打开时，那圩乡“犹如一张美丽的棋盘，一座座村庄像棋盘上的一粒粒棋子，散

落在齐整的沟渠中”。这便是时国金的审美及其美学意义。时国金的审美及其美学意义是由那条他父亲给他定制的桑树扁担、徐乡长的广播会、捧着饭碗串门的父老乡亲、劈头盖脸大骂二叔的外婆、光棍碗头上那块发臭的肥肉——即便是一块发臭的肥肉也能让那个寡妇动心等等一系列细节构成。不可否认，它也让时国金动了心。时国金还说，父亲给他定制的那条桑树扁担伴随他四年，不曾更换。我认为这条桑树扁担必将伴随他的一生，不可能更换。

细节其实就是一种审美及审美经验。成功的文学作品，当然也包括散文在内均是一种自觉的审美现象，是一名成熟的作家在审美活动中对感性材料的主动捕捉与价值重构。这重构起来的细节让文章更丰满，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，作品因此具有了审美的意味，甚至就是美学意味。

经典的作品往往是因为它的细节是经典的。经典的细节往往因为作者的心是纤细的，纤细得能洞察秋毫。“短篇小说之王”刘庆邦在谈到小说的细节时，曾指出：我现在来说什么最细，我认为不是毫末，不是微米，也不是纳米，人心最细，比纳米还要细。所以，我们要把细节写充分，就必须把它心灵化。

时国金的书写毫无疑问是心灵化了的书写。村庄对于他来说已然远去，唯一能存放他村庄的地方只有他的心灵，甚至在他的心灵之中那个村庄也是被他折叠起来了。他在打开那个折叠起来的村庄对它进行深耕细作时，其心或许是颤抖的，又或许是平静的。但不管是哪种，他都小心翼翼，洞察秋毫，他担心可能破坏它，损毁它。那些汗水，那些棉花，那些稻禾，那圈内的牛羊，那村头的水口，乃至粗陋的文化……它让我们的心灵与他一起为之律动，为之飘香，为之苦涩，一起“油然而升起一股浓浓的敬意”。

其实，细节的作用远非如此，还有时国金笔墨的扎实和真诚。当然，这份真诚到固执的情怀是折叠着的。也许折叠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，它可以帮助作者节约空间，以期利益最大化。利益最大化的最大可能还有一个不二条件，那就是细节。只有细节才能让他 在打开《折叠的村庄》以及所有折叠的村庄时，保持它的鲜活 性，我坚信，时国金会让它带上露珠。

诗歌里的哲学

——简评李立诗集《时光背脊线》

■王立世

李立诗集《时光背脊线》占比最多、最有分量、最具艺术特色的是行吟诗。

行吟诗，首先得行，正如杜甫所言“行万里路”。如果天天坐在斗室里，即使“读万卷书”，吟恐怕也是空洞无物。古诗中，行吟诗写得又多又好，非李白、杜甫莫属。当代行吟诗人中，李立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。他是名副其实的“环球旅行家”，足迹留在世界各地，被誉为“离沃尔特·惠特曼最近的诗人”。

李立行的是人生之路，吟的是精神之歌。如果与传统的行吟诗比较一下，我们会发现，李立不拘泥于一山一水一事一物，总能从中挖掘出丰富的思想内涵。他善于将个人的理想、抱负、道德、信仰融入天地万物，思考多于赞美，抒情兼具理性，几乎每一首诗都达到物我两忘、天人合一的妙境。

《过界山达坂》重点写雪：“翻越界山达坂时，太阳正往西走/夏天的白雪有些晃眼，微风带着寒意/我走过的路，若隐若现/雪走过的路，只留下黑色的砾石/曾经，我深信不疑/没有被人踩过的雪，融化后/就一定是清激的甘霖，见多了雪……”。诗人对雪的认知让我大开眼界、大吃一惊。诗人借客观真实的景，形象地表达了普通人心怀天下的人生理想。诗人不是就自然描摹自然，而是赋予自然深刻的社会学意义。

李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《被实名举报者》：“我承认，基本上与事实相符/譬如：时间说我挥霍无度，大海说我率性张狂/悬崖说我胆大妄为，雪山说我桀骜不驯/路说我贪婪，走起来没完没了/晒了前腹晒后背，宠溺紫外线，阳光说我欲壑难填/因为拒绝伞和衣裳，雨说我水性放荡……”。从题目看，这首诗不像行吟诗；从内容看，诗人走了很多地方，确是一首血肉丰满的行吟诗。这首诗成功在“举报”这个词的大胆妙用，打破了汉语词典里的

固化意义，赋予了别具一格的诗意，达到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。自然举报人，又是拟人，举报的内容正是一个行吟诗人鲜明的精神特征和全部的优点，强有力地展现出诗人棱角分明的个性与感天动地的人生境界。

《珠穆朗玛峰》见证了诗人的傲骨与气质：“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附于你，更不会/在你脚下匍匐，你可以用闪光灯/点燃那些俯首帖耳的攀爬者，你也可以提携/在你面前大气不敢喘的人，你的冷酷/和No.1，一样令我有足够的理由/只给你我渺小的背影，我无比拥戴自己的平凡”。在盛气凌人面前，诗人要的是尊严、人格。这样的渺小不亚于崇高，这样的平凡堪称伟大，与传统的认知大相径庭。

从上面三首诗可以看出，李立的诗歌在语言、意象、境界上别有洞天。如果一个诗人有意或无意在不断地重复前贤或同时代的诗人，那这个诗人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当代诗歌存在唧唧呀呀的泛抒情现象、严重缺钙的软骨症现象和随心所欲的散文化现象。诗歌的底色是哲学，没有这个底色诗歌就立不起来，就会大同小异，就会让人感到似曾相识。李立用他的哲学眼光透视自然和生活，使自然和生活发出独特的思想之光，克服了当代诗歌存在的诸多问题。

李立笔下的自然充满哲学，上面列举的三首诗足以说明。这本诗集中还有很多，比如，《黄河第一湾》《吐鲁番的葡萄还没有熟》等。《立笔下的日常生活》也充满哲学，在《立笔》中写道：“男人的腰和膝，前者立身/后者立世，而这两样往往容易受寒……”。李立诗中的哲学与哲学家笔下的哲学完全不同，它是与自然、生活、意象血肉相连的，不是空洞枯燥的哲学，而是诗意的、人性的哲学，特别耐人寻味，说李立是“诗人中的思想家”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

海口湾夜景。

符德勇 摄影

永远的乡愁

——浅析彦谷的几首诗作

■陈通

可能写文章的人都无法否认，乡愁与爱恨情仇、生老病死一起，成为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。远到两千多年前的屈原，近到现代的余光中，其诗歌的内核就是乡愁。乡愁往高处升华，就接近爱国。女诗人彦谷（原名陈建伟）最近给了我10首诗作，捧读之，觉得其底色仍然可以用乡愁来概括。

第一首《有你的地方就是故乡》，初看恍然，再看释然。这个“你”是谁，是什么物体，或是什么事物，一开始我是懵懵然的。再读，才发现其实是写水稻，写稻田，写稻花香。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（辛弃疾）。进而延伸到水稻对应的物象是母亲，是弯腰背对烈日辛勤劳作的千千万万个母亲，母亲维系的地方才是故乡。以此完成了诗情的三级递进。

与其说有水稻的地方是故乡，毋宁说有母亲的地方才是故乡。这是诗人心底的呼唤。

此外，《夏天的湛江蓝》《从一号码头到十号码头》《崇敬一条河流》《我想骑马去乾塘》等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乡愁乡思乡恋。《崇敬一条河流》诗不长，只有三小段，但是诗中情感的脉络却很紧密，第一第二段的逻辑关系清晰明了，给人的感觉不是枯燥乏味，而是蕴藉温暖。因河流、因故乡、因母亲而温暖。三个独立的物象互相叠映、交融，构成乡愁的多棱镜。第三段诗人想象自己化为一滴水，融入故乡的河流，完成了情感的升华。

“今夜我站在河的彼岸/多想是一滴水/以最真的性情亦以最快的速度融入河流/让走散的乡音/再次/奔流于你的体内/让你一眼便认出我/轻轻呼唤我的乳名/保持着最美的姿态/拥我入怀”

读彦谷的10首诗，我读出了三个味道。第一是热爱。爱祖国，爱家乡，爱父老乡亲，爱诗歌。第二是开阔。视野、胸襟、题材都非常开阔。第三是深情，这个情很真很纯，没有世俗气和功利心。

她的诗歌素材不再局限于故乡故土，她把眼光放得更宽更远。这10首诗里还写到乌镇，写到福州、潮州、鼓浪屿和泗水。乌镇一写的标题是《秒世界》，角度非常独特，诗感强、诗味浓，诗的灵感很另类，我是第一次接触到彦谷此类作品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《秒世界》起笔不凡，乌镇是古老的，千年不变的青砖黑瓦，河汉纵横，乌篷船桨声欸乃，人家皆枕河，古老成烟雨江南的一张文化名片。乌镇又是新兴的，新成中外游人的打卡点，新成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。新与旧，传统与现代，用互联网为内核，以诗情为媒介，乌镇与世界互联互通，两者之间的距离，只需一秒钟，所以是“秒世界”。此诗构思比较奇妙。“善于想象的民族驰骋河流/善于进取的民族开拓河流/所有的前进是流速亦是网速/世界赋予它互联网大会选址/车溪是乌镇的开始和出发地/它是一种网速/秒世界”。此诗2017年参

加《诗选刊》和当地政府联合举办的第二届“梦·乌镇”诗歌大赛，获提名奖。评委会由著名诗人叶延滨和李少君等人组成，给出的获奖评语是“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乌镇作为‘世界邮戳’的意象”。

《泗水之阳——写给一条河流的再生书》和《泗水记》，也是两首获奖作品，它是我读到的彦谷至今为止最好的诗歌。围绕着泗水河写河写水，写历史写现实写文化。本来这样的题材不易写，但彦谷避实就虚，独辟蹊径，在平凡的事物中写出了新意。水是什么？人的日常生活24小时都离不开水。水很普通，照我看又不普通。先贤老子说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。我当年给正读中学的儿子翻译道：“最上等的善行像水一样，滋润万物而不求回报”。诗歌写出了一定的历史的厚度、哲学的高度和思想的深度。诗人懂得思考了，思考河流、水与民族与国家与历史与文化与人的哲学关系，从平凡的东西提炼出不平凡的诗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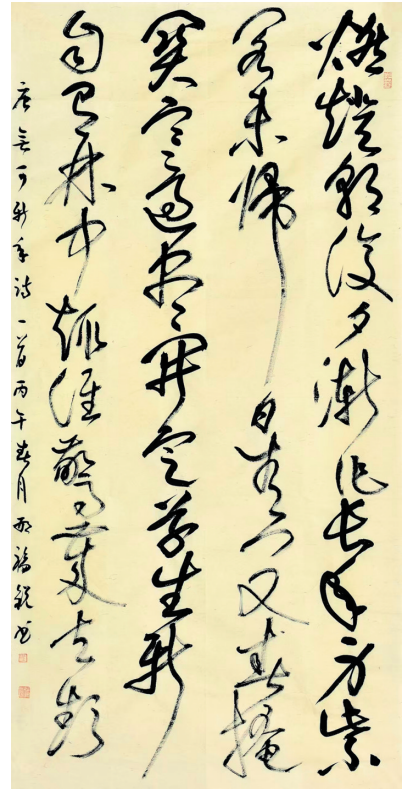
“水到哪里，文化就长到哪里”

“河床是历史的页码/每一层淤积都是一页写满的字/我们读懂了沙/就读懂了时间的慈悲”

“有人说泗水不是当年那一条了/黄河流过，运河改过/河道不是当年的，岸也不是/可水说，我换过一次床，醒来还是我”

“从书画贡贡的达于淮泗/到新时代的绿水青山/一条河流的再生史/就是一个民族学会与时间和解的过程——/不征服，不掠夺/只在流淌中寻找永恒”

在此，想起我1988年曾经写过一组诗《西北诗草》，在当时文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它的成功之处亦是 从普通物像中思考哲学的意蕴。可以说，不思考不成诗。只不过彦谷的诗



书法作品 邢福锐